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本期改售二分五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生活

第七卷 第八期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話 八四八一九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 內政部登記

小言論

敵之所望與我之所忌

韜奮

正在上海肆其暴虐的日陸軍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於本月十九日招待西報新聞記者，宣言『此次本軍行動，既非對中政府，又非對中國社會及人民，完全係單獨對十九路軍。』二十日路透社東京電訊，據說『為避免誤會起見，日政府已訓令國聯日總代表佐藤說明日本之哀的美敦書非致中國政府，乃僅與十九路軍有關。』暴日對於此點所以不憚煩的再三聲明，其用意之惡毒，實欲用其挑撥手段，使英勇衛國的十九路軍與中國政府脫離關係，與中國社會人民脫離關係，而陷於孤立的地位，換句話說，就是要打破我國全體人民一致對日的陣線。對於各國，日本又想藉此掩飾其所謂『局部問題』的癡夢，把上海戰禍和我國國難問題分作兩事。由前作用，暴敵希望我國仍無一致對日的態度與決心，仍同床異夢，各爭私見；由後作用，暴敵希望我國對於滬案敷衍了結，苟安目前。敵之所望即我之所忌，我們應有澈底的認識與堅決的意志。

關於這兩方面，我國軍民實早具有極明瞭的見解。十九路軍將領最初發出的通電，就有『為救國保種而抵抗』之宣言。『救國保種』是全國一致的民意，還是『僅與十九路軍有關』？『救國保種』是全國全民族問題，還是『局部問題』？這都是自明的事實。民衆方面對於衛國軍人之熱烈忠誠，其表現於精神上及物質上之協助者，隨處可聞，隨地可見。政府方面亦因暴日之酷虐橫蠻，達於極點，雖欲遷就，有所未能，故最近政府在言論及行為上亦均與軍民取一致的抗日態度。故全國實已佔在一條戰線上。我們應竭力保持這種一致對日的態度，即作政治活動者，亦不宜在此外患急迫時期而另有企圖，否則即為破壞自己的戰線，等於助敵肆虐。

國人每畏暴日傾全國之師來犯，其實只須我能團結對外，不足為慮。日有常備軍十七師，約二十六萬人，現在東北者五師，天津一師，上海兩師（聞續有兩師來），此外在朝鮮者三師，台灣者一師，其陸軍之調在國外者已近三分之二。日軍閥在外則壓迫殖民地，在內則壓迫平民（經濟已陷絕境，而又苦於重稅），多調軍旅，實促危機。況彼為侵略，我為救死，心理不同，勇怯自異。我國但須能忍痛苦持，實為起死回生之唯一機會，而其要點則在全國能立在一條戰線上，不屈不撓的向前奮鬬。

關心

寒松

說起江西，大概誰都有點關心似的。這是因為在那兒駐紮着有數十萬的大軍，還有無數萬的從農村經濟崩潰當中出來的失業農民，這一切，實握着新時代的來到的重心。牠的前途的演化，可以決定中國甚至於整個世界的未來的命運。我是去年年底回到江西的，就擱了一星期，到後的第一件感着不快意而又非常麻煩的事體，要算是檢查行李。到一個地方要重新檢查一次：到九江下碼頭要檢查，到南昌去在九江的車站上要檢查，到了

南昌走出車站又要受檢查．檢查的時候，雖十個如狠似虎雄赳赳的兵士立在你旁邊，翻箱倒篋，自不必說．而且只要他們丘八大爺隨便的指着你包裹好的東西，說聲打開來看看，你必須恭而且敬的和顏悅色打開來給他們看．東西翻亂了，沒有法子整理，也只好胡亂的一塞．管他呢，巴不得早早的離開就好了．聽說過去有個學生，初到江西，因爲帶了一部馬氏文通，就被檢查處的兵士查出來小題大做，認爲反動有據，不問情由，捉將官裏去．幸喜得那位軍法處的軍法官倘不糊塗，懂得這個馬不是那個馬（馬克思），纔被釋放了出來．

到了南昌，最先觸着我的視線引起我注意的東西，是那沿河一帶滿佈着密密的電網，至今猶未撤去．這彷彿是去年朱毛屢屢逼近南昌最緊要防禦工作的留跡，也可想見當時緊張的空氣了．其次是我從未看見過滿街滿牆張貼着比任何地方多的各種新奇的標語．什麽剿匪的標語呀！反日的標語呀！還有的新近貼上的什麽『歡迎勞苦功高的×主席來江西主政』，又什麽『歡迎×新黨委來江西澈底整理黨務』等標語，到處都是．擁護、打倒、歡迎、反對，貼標語，這原是一般黨國大人玩的老把戲，在我們大多數的民衆看來，可謂絕不相干．

南昌的市政，的確比較前幾年是有了大進步．城牆是在革命軍北伐打下南昌以後的第二年拆去的，現在環城已築起很平坦而又很闊的環城馬路來．南昌的城裏，也完全改了樣子，房子都造過了，馬路都新築成了，我第一次的走過其間，幾疑此身已到了上海的南京路．在南昌的地方雖沒有上海大，公園也有兩個：一個是豫章公園，一個是大成公園．前者較後者的大，佈置得也好一點，故游人特多．此外還有什麽電影院京劇院都設備得不很高明．還有在上海已成爲司空見慣不足希奇的女招待，南昌却嘗做時髦很盛行起來．記得有一次，我被朋友邀去到一家餐館聚餐，門口固赫然大書特書的內有女招待．不料直到我們餐畢時，尚未見有女招待的影子，等到我們付錢要走，才看見一個中年女子手持着眼罩姍姍而來，所謂女招待也者，原來就是這麽一位女收賬員．

南昌的交通，倒也便利．新近並築成了幾條到鄰近各縣的汽車路，營業很不差．不過武裝同志，太不客氣，扣車白坐的事情，卒常得很．我曾見那車身外面寫着『強行扣車，便是破壞建設』，但是寫儘管寫，字好像是沒有看見，不認得也難說，扣車白坐如故，橫豎公路是國家的公路（江西公路的經費，却是老百姓錢糧項下抽得來的）．咱們武裝同志，爲國爲民，享受這一點兒權利，誰說不應該；反過來說，中國的公營事業，一輩子也不得發達，破產虧空，誰說又不應該！

南昌的警政就腐敗到了頂點，我若不是因爲他們曾穿上一件破舊的警服，拿着一根警棍，站在那馬路的當中，簡直要把他們認做乞丐了．一個個的都好像抽過大烟，面有菜色．聽說南昌時有游勇散兵，白晝搶劫的事發生，這是必然的，以南昌全市的治安，交給一般病夫式的警察，想像這是如何的危險．其實這也怪不得警察，只怨江西省的財政，羅雀俱窮，窮到各廳各自爲政，派人四出到各縣去爭提錢糧，誰捷足先得的，就算撥歸那一廳．可是發下薪來，又多半是不甚值錢的流通券，該券的將來，恐怕是要等於山西的晉鈔，一個錢也不值，所以各廳鬧窮，各廳的職員，無不叫苦．最近新任的財政廳長，聽說他的唯一的理財政策，就是想弛放烟禁，恢復關卡．這真叫做是『飲酖止渴』，結果只苦了我們江西的老百姓．

鬧得天翻地覆的江西剿共的情形是怎樣呢？我在南昌所得到的消息是：省政府能管轄到的地方，只有三四十縣．（江西共有八十一縣）共勢仍然很猖獗，實力毫未減小．官軍多半是提首畏尾，趦趄觀望，按兵不前．其最大原因是士兵的餉銀，欠的太多了，少則三個月，多則六個月，所以軍無鬥志，不生變亂，已經算是萬幸．我很奇怪，江西的錢到那裏去了？最近南京軍政部長何應欽氏還要通令全國各軍，忍痛縮減經費．我以爲士兵再要忍痛，除非是給他們吃空氣．其實只要上級長官對軍餉少扣些就行．

最後記者要告訴留心江西情形的同胞說：江西人民之被人號稱爲匪的，絕對不是好亂性成，他們都是被逼得鋌而走險的去死中求生．他們原都是安居樂業極良善的農民，牠的形成

、自有他的遠因和近因的。遠因是受了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近因是遭了水旱天災意外的摧殘，政府毫沒有辦法去救濟他們，以致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民陷於失業。雖然以剿為號召，絕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剿，只有愈剿愈多。語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記者以為這兩句話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錦繡河山

（長沙通訊）　杜重遠

韜奮吾兄：前自漢口寄上一函，諒蒙鑒及。弟於本月十三日離鄂赴湘，此行所得感想，較前大佳。三湘土地肥美，風景宜人，雖時至嚴冬，而氣暖風和，綠葉滿地，恰似北方之秋季。弟在粵漢車中，已覺此錦繡河山着實可愛，車行十七小時，即抵長沙，下車後見街道整潔，服裝樸素，知湘省同胞尚未盡染滬漢之豪奢也。

長沙民氣甚盛，自動組成之救國團體頗多。湘友性多忠直，待人極誠摯，弟住長沙不過八九日，蒙各友竭力招呼，講演十數次，每次聽衆多者至千數百人，惜乎各校均在假期，學生多半歸里，青年學友殊少接洽。湘省教育甚為發達，而成績最良者又多在私立學校。

湘人富於創造性，弟於最短期間得到幾人成功的歷史，編有足述者：

（一）有廖奕者，幼年失學，流為乞丐，稍長作叫賣生涯，再長入伍當兵，年二十始知失學之苦，亟謀讀書機會，然以貧無立錐，終為孔方兄所困，從茲自習書算，輾轉至二十五歲，始費盡種種周折，得入長沙師範學校，以二十五齡之大童裝，與一般中學生或老秀才相較量，其程度之差何啻天壤，然廖君不顧一切的刻苦潛修，卒業時竟於一百零四人的同學中而名列第九，全校師友大為驚駭。卒業後在長沙任教職七載，復借勤工儉學的機會赴法留學，在法八九載，仍是一面讀書，一面刻苦工作，他不但學到一個機械專門的本領，而且每月拿到一千五百佛郎的工資，除自用外，尚可寄到國內養育他的家小。去年暑假時他又將他的兩位令郎送到比國留學去了。廖君這種奮鬥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的注意。廖君今年四十四歲了，前年歸國，現任長沙平民工廠廠長職務。

（二）有周方者，十年前卒業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歷充各中學師範教員，與同事羅君深感學校之刻版式教育於社會方面無大補救，乃共議一方服務教職，一方創辦平民學校，由各校同人中捐到數十圓基金，借了一處官房，即開始辦平民教育，所有棹凳壺碗皆由借用而來，凡任教職者多係各校同人於課餘之暇純盡義務。經行一二載，成績甚佳，失學成年願以救濟者甚衆。其後因女子失學較多，幾成一女子平民學校。政府以其成績佳良，每年由政府方面補助三四千圓，又經多方募到基金若干，今竟有四層樓房，購買了許多縫紉機器，遂變為女子模範職業學校矣。學生現已有二百六七十人，共分六級，程度高低不等，其特殊之點，學生於讀書之餘，須實行作工（縫紉），所作者皆社會上實際應用的工作，非若普通職業學校令學生造幾朵花，織幾身毛衣，擺在成績室裏專供參觀者玩賞玩賞。他這學校無成績室，只有工廠。他說他的成績室放在社會裏邊。學生的成績，按她每學期所得的工資為斷，若得不到法定工資的數目（因學級之高低而定其數目之多少），就得降級，所以學生異常勤勉，但是所得工資全歸學生自用，因之特別勤苦的學生，每年所得的工資足夠她們宿膳的費用。羅君任校長，周君任主事，至今他們二位還是以別校的收入維持生活，來辦這個義務教育，這種為人犧牲與改革底偉大精神，大有表揚的必要。

（三）湖南是瓷器與玻璃的原料最好而又最多的地方，礦山之長有至六七十里者，煤礦亦極豐富。製造瓷器或玻璃，實為天然便利的區域。惜乎黃金滿地，拾者無人。有熊澤者，幼進私塾，長入郵局，從未學過一日科學，聞湖南有這種寶藏，乃買化學書自行研究，十四載的郵局生活毅然捨去，專從事於玻璃瓷器之製造，邇來又廿年矣。所製之各種玻璃器物，幾傲乎舶來品之上，惜無鉅大資金，不能製造板玻璃。瓷器於前年從事研究，雖未能登堂入室，然已大窺門徑，今歲再稍加改良，大可與舶來品比個高低上下。然亦因限於資金，無大發

底，蕭君今年五十有二矣，而研究之精神仍是有加無已．設如政府加以獎勵．社會與以提倡，其所獻者更不止幾十百倍於此．留學生歲除國家鉅款，學得一知半解，歸國後茫無貢獻，即或稍有所成，亦不過拾外人之糟粕，改頭換面而已．以視蕭君之精神與毅力，有愧多矣．

湖南地方當局除少數份子不洽輿情外，其餘尙知自愛與努力．其中以財長張君尤爲勤苦清廉，聞服官多年，而布衣角冠，財產寥寥．弟對張君不識其人，且未謀一面，以上所云係採諸長沙輿論．

長沙生活讀者亦甚多．弟於青年會講演畢，來寓面談者絡繹不絕．他們都有正當的職業與正當的娛樂，每晨六時即齊集於青年會的健身房，練習國技，他們這個團體叫作精武體育會，有兩位北方教師尊敬他們拳術棍棒刀槍諸技．弟曾去過兩晨，看他們那種勇武的精神，與熟練的技術，實在令人羨慕．內中有位張文德君，係廣東朋友，他的技術較高，道行最深，粗腿大脚，虎背熊腰，眞是一位雄糾糾的鐵漢．據說十年來未曾嘗過藥味．前聞吾兄稍患不適，他們都非常關心．這次囑弟轉達吾兄每日早起也要練練刀槍，要耍棍棒，打幾個飛脚，張幾個把式，不但是一個文中的宿將，也要作一個武中的魁首，不但是一個思想家言論家，還要成一個武術家實行家，他們這一切的良言美意，我都替你接受下來．謹此順頌撰安．

弟杜重遠拜上．
一月廿七日．

滬戰悲憤聲中的平津（北平通訊）

李亦

上海方面，勇士捐軀，爲國犧牲，人民流離，家業灰燼，可謂充滿了悲壯慘痛的現象，那裏還知道年節的快樂！但北平却不然：東三省縱然丟了，上海縱然在激戰中，反正未打到北平城來，大家樂得暫且過一個快活年再說．琉璃廠，海王村公園，火神廟，擠滿了遊人，有的看字畫，有的玩雜耍，有的鑑珠寶，有的人看人，喧嚷鬧熱，不殊往年．元旦日張學良宴請吳佩孚夫婦及張宗昌等，吳夫人是一舊式女子，張特請許多女賓陪侍，筵席極珍貴，吳謂爲兩年來所未見．吳食兩菜後即下席與張在別屋談話，關於對日問題，吳主宣戰．吳氏行後，平津衛戍司令于學忠及其他要人即赴沈能毅家行樂通宵，謂應年景耳．

日人在平津兩地仍時時尋釁．三週以前，北平日使館武官某，家中發現炸彈一枚，此炸彈究係何來，不得而知，而該武官竟要求中國官憲負責，並逼公安局長鮑毓麟簽署『兇手在嚴緝中』之文字，鮑已唯命是聽．又廢歷元旦日，天津日本憲兵六人率中國便衣隊百餘名通過中國區域，經過河北保安隊門首，保安隊站崗者見彼等形跡可疑，即上前阻止盤問，日憲兵不但不服而且動武，保安隊乃不得不將彼等拘禁，驅散便衣隊．保安隊拘留日本憲兵以後，無法處置，仍將彼等送回日本憲兵司令部．孰知日憲兵司令竟要求天津中國當局道歉，懲辦『滋事』之保安隊，並書面寫明『日本憲兵經過河北保安隊門首，被無故拘禁是實』等語，中國報紙亦不准登載此類新聞．中國方面即一一照辦．

漫筆

韜奮

我想讀者諸君也許已看見過，覺得異常悲痛而猶望其不確的一段消息：據路透社本月十六日瀋陽電，馬占山十六日午後乘飛機到瀋陽，參加僞議，夜赴本莊繁宴會，在座者有臧式毅張景惠熙洽云云．同日聯合社亦有相類電訊，稱馬臧張熙爲『四大』"Big Four"，在瀋共議東省獨立與中國脫離關係問題．路透社爲英人所辦，聯合社爲美人所辦，傳出此類消息，較之僅由日方通訊社專事造謠者似不能相提並論，故本社特於十八日致馬一電如下：『齊齊哈爾探投馬占山將軍：路透社及聯合社均電傳將軍已飛行至瀋與本莊繁妥協，如所傳果確，將軍個人雖生猶死，爲事尙小，貽羞民族，爲憾實大．請速表示態度，以釋群疑．生活週刊社，巧．』

聯合社的電訊裏，對馬將軍還加上這一段形容的字句：『他是在去年十一月在嫩江力抗日軍而譽滿全球的』，這當然是暴日所要不惜千方百計引誘摧殘的，我們民衆對於救國保族的軍士，固敬之愛之，維護惟恐不力；但對於叛國害族的蟊賊，我們應群起而攻之，亦惟力是視．我們此時尙望上述傳聞之不確，究竟如何，且待更確切的證實．